李陵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陵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善將將者，不以其將予敵；善為將者，不以其身予敵。主以其將予敵，而將不辭，是制將也；將以其身予敵，而主不禁，是聽主也。故聽主無斷，而制將無權，二者之失均焉。

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，而陵惡於屬人，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、奇才、劍客，願得自當一隊，以步卒五千涉單於庭，而無所事騎也。夫所謂騎者，匈奴之勝兵長技也。廣澤平野，奔突馳踐，出沒千里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。以匈奴之強，兵騎之眾，居安待佚，為制敵之主。而吾欲以五千之士，擐甲負糧，徒步深入，策勞麾憊，為赴敵之客。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。而漢武不之禁也，乃甚壯之，而聽其行。上無統帥，而旁無援師，使之窮數十日之力，涉數千里之地，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。陵誠勇矣，雖其所以摧敗，足以暴於天下；卒以眾寡不敵，身為降虜，辱國敗家，為天下笑者，是漢武以陵與敵也。故曰：二者之失均焉。法曰：“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。”陵提五千之士，孤軍獨出，當單於十萬之師，轉鬥萬里，安得不為其所擒也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。計必勝而後戰，是勝不可以幸得也；度有功而後動，是功可以常期也。秦將取荊，問其將李信曰：“度兵幾何而足？”信曰：“二十萬足矣。”以問王翦，翦曰：“非六十萬不可。”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，遂以二十萬眾，信將而行，大喪其師而還。秦君大怒，自駕以請王翦，翦曰：“必欲用臣，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。”秦君曰：“謹受命。”翦遂將之，卒破荊而滅之焉。冒頓單于嫚辱呂后，漢之君臣廷議，欲斬其使，遂舉兵擊之。樊噲請曰：“願得十萬眾，橫行匈奴中。”季布曰：“噲可斬也。昔高祖以四十萬眾困於平城，噲奈何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也？”呂后大悟，遂罷其議。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，呂後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，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？

夫李廣、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，材武善戰，能得士死力。然輕暴易敵，可以屬人，難以

專將。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，使奮勵氣節，霆擊鷙搏，則前無堅敵，而功烈可期矣。漢武皆乖其所任，二人者終僨蹶而不濟，身辱名敗，可不惜哉！

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，以廣為前將軍。青徙廣出東道，少回遠，乏水草。廣請於上曰：“臣部為前將軍，令臣出東道，臣結發與匈奴戰，乃今一得當單於，臣願居前，先死單於。”而青陰受上旨，以廣數奇，無令當單於，恐不得所欲。廣遂出東道，卒以失期自殺。夫以廣之材勇，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，其勝氣已倍矣。又獲居前以當單於，此其志得所逞，宜有以自效，無復平日之不偶也。奈何獨摧擯之，使其枉道他出，遂死於悒悒，而天下皆深哀焉？至若陵也，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，僥幸於或勝。及其以敗聞，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，無他悔惜也。嗟夫！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。蓋用廣者失於難，而用陵者失於易，其所以喪之者一也。賈復，中興之名將也。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，不令別將遠征，常自從之，故復卒以勛名自終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，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。觀賈復之所以為將，無以異於陵、廣也。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，常以自從者，是明於知復，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，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軀。不然，則復也亦殞於敵矣。嗚呼，任人若世祖者，幾希矣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